

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

寄小读者

冰心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寄小读者

冰心 编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ISBN 7-5059-2035-9/1266

出版日期：1993年出版

总定价：168元(全套)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|--|
| 四版自序 | |
| 通讯一 | |
| 通讯二 | |
| 通讯三 | |
| 通讯四 | |
| 通讯五 | |
| 通讯六 | |
| 通讯七 | |
| 通讯八 | |
| 通讯九 | |
| 通讯十 | |
| 通讯十一 | |
| 通讯十二 | |
| 通讯十三 | |
| 通讯十四 | |
| 通讯十五 | |
| 通讯十六 | |
| 通讯十七 |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|
| 通讯十八 | |
| 通讯十九 | |
| 通讯二十 | |
| 通讯二十 | |
| 通讯二十二 | |
| 通讯二十三 | |
| 通讯二十四 | |
| 通讯二十五 | |
| 通讯二十六 | |
| 通讯二十七 | |
| 山中杂记 | |
| (一) 我怯弱的心灵 | |
| (二) 埋存与发掘 | |
| (三) 古国的音乐 | |
| (四) 雨雪时候的星辰 | |
| (五) 她得了刑罚了 | |
| (六) Eskimo | |
| (七) 说几句爱海的孩气的话 | |
| (八) 他们说我不幸 | |
| (九) 机器与人类幸福 | |
| (十) 鸟兽不可与同群 | |
| 通讯二十八 | |
| 通讯二十九 | |

四 版 自 序

假如文学的创作，是由于不可遏抑的灵感，则我的作品之中，只有这一本是最自由，最不思索的了。

这书中的对象，是我挚爱恩慈的母亲。她最初也是最后我所恋慕的一个人。我提笔的时候，总有她的须眉或笑脸涌现在我的眼前。她的爱，使我由生中求死——要担负别人的痛苦：使我由死中求生——要忘记自己的痛苦。生命中的经验，渐渐加增，我也渐渐的撷到了生命花丛中的尖刺。在一切躯壳和灵魂的美丽芬芳的诱惑之中，我受尽了情感的颠簸：而“到底为谁活着”的观念，也日益明了……

感谢上帝，在我最初一灵不昧的入世之日，已予我以心灵永久的皈依和寄托——

我无有话说，人生就是人生！母亲付予了我以灵魂和肉体，我就以我的灵肉来探索人生。以往的试验探索的结果，使我写寄了小朋友这些书信。这书中有幼稚的欢乐，也有天真的眼泪！

年来笔下销沉多了，然而我觉得那抒写的情绪，总是不绝如缕，乙乙欲抽——记得一九二四年的初春，在沙穰青山的病榻上，背倚着楼栏痴望：正是山雨欲来时候，湿风四起，风片中挟带着新草的浓绿：黑云飞聚，压盖得楼前的层山叠嶂，浮起了艳艳的香光：天容如墨，而如墨的云隙中，万缕霞光，灿穿四射，影满大地！我那时神悚目夺，瞿然惊悦，我在预觉着这场风雨后芳馨浓郁的春光！

小朋友，朗润圆池中春冰已泮，而我怀仍结！在这如结久蕴的情怀之淡，我似乎也觉着笔下来归的隐隐的春光。我在墙头小山上徐步，土湿如膏，西望玉泉山上的塔，和万寿山上的排云阁等等都隐在浓雾之中，而浓雾却遮不住那丛树枝头嫩黄的生意，

春天来了！

小朋友，冰心应许你在这一春中再报告你们些幼稚的欢乐，天真的眼泪，虽然她也怕在生命花刺渐渐握满之后，欢笑不成眼泪不落……

小朋友，记取，春天来了！

三，廿，一九二七年朗润园志。

通 讯 一

似曾相识的小朋友们：

我以抱病又将远行之身，此三两月内，自分已和文字绝缘；因为昨天看见“晨报副刊”上已特辟了“儿童世界”一栏，欣喜之下，便借着软弱的手腕，生疏的笔墨，来和可爱的小朋友，作第一次的通讯。

在这开宗明义的第一信里，请你们容我在你们面前介绍我自己。我是你们天真队里的一个落伍者——然而有一件事，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：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，现在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。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为止，我恳切的希望你们帮助我，提携我。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，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！

小朋友，我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去。我十分的喜欢有这次的远行，因为或者可以从旅行中多得些材料，以后的通讯里，能告诉你们些略为新奇的事情。——我去的地方，是在地球的那一边。我有三个弟弟。最小的十三岁了。他念过地理，知道地球是圆的。他开玩笑的和我说，“姊姊，你走了，我们想你的时候，可以拿一条很长的竹竿子，从我们的院子里，直穿到对面你们的院子去，穿成一个孔穴。我们从那孔穴里，可以彼此看见。我看看你别后是否胖了，或是瘦了。”小朋友想这是可能的事情么？——我又有一个小朋友，今年四岁了。他有一天问我说：“姑姑，你去的地方，是比前门还远么”小朋友看是地球的那一边远呢？还是前门远呢？

我走了——要离开父母兄弟，一切亲爱的人，虽然是时期很短，我也已觉得很难过。倘若你们在风晨雨夕，在父亲母亲的膝下怀前，姊妹弟兄的行间队里，快乐甜柔的时光之中，能联想到

海外万里有一个热情忠实的朋友，独在恼人凄清的天气中，不能享得这般浓福，则你们一瞥时的天真的怜念，从宇宙之灵中，已遥遥的付与我以极大无量的感激与慰安！

小朋友，但凡我有工夫，一定不使这通讯有长期间的间断。若是间断的时候长了些，也请你们饶恕我。因为我若不是在童心来复的一刹那顷拿起笔来，我决不敢以成人烦杂之心，来写这通讯。这一层是要请你们体恤怜悯的。

这信该收束了，我心中莫可名状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！

冰心

七，廿五，一九二三。

通 讯 二

小朋友们：

我极不愿在第二次的通讯里，便劈头告诉你们一件伤心的事情；然而这件事，从去年起，使我的灵魂受了隐痛，直到现在，不容我不在纯洁的小朋友面前忏悔。

去年的一个春夜——很清闲的一夜，已过了九点钟了，弟弟们都已去睡觉，只我的父亲和母亲对坐在圆桌旁边，看书，吃果点，谈话；我自己也拿着一本书，倚在椅背上站着看。那时一切都很和柔，很安静的。

一只小鼠，悄悄地从桌子底下出来，慢慢的吃着地上的饼屑。这鼠小得很，他无猜的，坦然的，一边吃着，一边抬头看看我——我惊悦的唤起来，母亲和父亲都向下注视了。四面眼光之中，他仍是怡然的不走，灯影下照见他很小很小，浅灰色的嫩毛，灵便的小身体，一双闪烁的明亮的小眼睛。

小朋友们，请容我忏悔！一刹那顷我神经错乱的俯将下去，拿着手里的书，轻轻地将他盖上。——上帝！他竟然不走；隔着书页，我觉得他柔软的小身体，无抵抗的蜷伏在地上。

这完全出于我意料之外了！我按着他的手，方在微颤——母亲已连忙说：“何苦来！这么驯良有趣的一个小活物……”活犹未了，小狗虎儿从帘外跳将进来，父亲也连忙说，“快放手，虎儿要得着他了！”我又神经错乱的拿起书来，可恨呵！他仍是怡然的不动。——一声喜悦的微吼，虎儿已扑着他，不容我唤住，已衔着他从帘隙里又钻了出去，出到门外，只听得他在虎儿口里微弱凄苦的啾啾的叫了几声，此后便没有了声息。——前后不到一分钟，这温柔的小活物，使我心上飏的着了一箭！

我从惊惶中长吁了一口气。母亲慢慢也放下手里的书，抬头

看着我：“我看他实在小得很，无机得很。否则一定跑了。初次出来觅食，不见回来，他母亲在窝里，不定怎样的想望呢。”

小朋友，我堕落了，我实在堕落了！我若是和你们一般年纪的时候，听得这话，一定要慢慢的挪过去，突然的扑在母亲怀中痛哭：然而我那时……小朋友们怨我！我只装作不介意的笑了一笑。

安息的时候到了，我回到卧室里去。勉强的笑，增加了我的罪孽，我徘徊了半天，心里不知怎样才好——我没有换衣服，只倚在床沿，伏在枕上，在这种状态之下，静默了有十五分钟——我至终流下泪来。

至今已是一年多了，有时读书至夜深，再看见有鼠子出来，我总觉得忧愧，几乎要避开，我总想是那只小鼠的母亲，含着伤心之泪，夜夜出来找他，要带他回去。

不但这个，看见虎儿时想起，夜坐时也想起，这印象在我心中时时作痛。有一次禁受不住，便对一个成人的朋友，说了出来，我拼着受她一场责备，好减除我些痛苦。不想她却失笑着说，“你真是越来越孩子气了，针尖大的事，也值得说说”她漠然的笑容，竟将我以下的话，拦了回去；从那时起，我灰心绝望，我没有向第二个成人，再提起这针尖大的事！

我小时曾为一头折足的蟋蟀流泪，为一只受伤的黄雀呜咽：我小时明白一切生命，在造物者眼中是一般大小的；我小时未曾做过不仁爱的事情，但如今堕落了……

今天都在你们面前陈诉承认了，严正的小朋友，请你们裁判罢！

冰心

七，廿八，一九二三。北京。

通 讯 三

亲爱的小朋友：

昨天下午离开了家，我如同入梦一般，车转过街角的时候，我回头凝望着——除非是再看见这缘满豆叶的棚下的一切亲爱的人，我这梦是不能醒的了！

送我的尽是小孩子——从家里出来，同车的也是小孩子，车前车后也是小孩子，我深深觉得凄惻中的光荣。冰心何福，得这些小孩子天真纯洁的爱，消受这甚深而不牵累的离情。

火车还没有开行，小弟弟冰季别到临头，才知道难过，不住的牵着冰叔的衣袖，说“哥哥，我们回去罢。”他酸泪盈眸，远远的站着。我叫过他来，捧住了他的脸，我又无力的放下手来，他们便走了。——我们至终没有一句话。

慢慢的火车出了站，一边城墙，一边杨柳，从我眼前飞过。我心沉沉如死，倒觉得廓然；便拿起国语文学史来看，刚翻到“卿云烂兮”一段，忽然看见书页上的空白写着几个大字：“别忘了小小”。我的心忽然一酸，连忙抛了书，走到对面的椅子上坐下——这是冰季的笔迹呵！小弟弟，如何还困弄我于别离之后？

夜中只是睡不稳，几次坐起，开起窗来，只有模糊的半圆的月，照着深黑无际的田野。——车只风驰电掣的，轮声轧轧里，奔向着无限的前途。明月和我，一步一步的离家远了！

今早过济南，我五时便起来，对窗整发。外望远山连绵不断，都没在朝霭里，谈到欲无，只浅蓝色的山峰一线，横亘天空。山坳里人家的炊烟，的屯在谷中，如同云起。朝阳极光明的照临在无边的整齐青绿的田畦上。我梳洗毕凭窗站了半点钟，在这庄严伟大的环境中，我只能默然低头，赞美万能智慧的造物者。

过泰安府以后，朝露还零，各站台都在浓阴之中，最有古趣，最清幽。到此我才下车稍稍散步，远望泰山，悠然神往。默诵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四句，反复了好几遍。

自此以后，站台上时闻皮靴拖踏声，刀枪相触声，又见黄衣灰衣的兵丁，成队的来往梭巡。我忽然忆起临城劫车的事，知道快到抱犊冈了，我切愿一见。我这时心中只憧憬着梁山泊好汉的生活，武松林冲鲁智深的生活，我不是羡慕什么分金阁，剥皮亭，我羡慕那种激越豪放，大刀阔斧的胸襟！

因此我走出去，问那站在两车挂接处荷枪带弹的兵丁。他说快到临城了，抱犊冈远在几十里外，车上是看不见的。他和我说话极温和，说的是纯正的山东话，我如同远客听到乡音一般，起了无名的喜悦。——山东是我灵魂上的故乡，我只喜欢忠恳的山东人，听那生怯的山东话。

一站一站的近江南了，我旅行的快乐，已经开始。这次我特意定的自己一间房子，为的要自由一些，安静一些，好写些通讯。我靠在长枕上，近窗坐着，向阳那边的窗帘，都严严的掩上，对面一边，为要看风景，便开了一半。凉风徐来，这房里寂静幽阴已极。除了单调的轮声以外，与我家中的书室无异，窗内虽然没有满架的书，而窗外却旋转着伟大的自然，笔在手里，句在心里，只要我不按铃，便没有人进来搅我。龚定庵有句云：“……都道西湖清怨极，谁分这般浓福……”今早这样恬静喜悦的心境，是我所梦想不到的，书此不但自慰，并以慰弟弟们和记念我的小朋友。

冰心

八， ， 一九二三， 津浦道中。

通 讯 四

小朋友：

好不容易到了临城站，我走出车外，只看见一大队兵，打着红旗，上面写着“……第二营……”又放炮仗，又吹喇叭，此外站外只是远山田陇，更没有什么。我很失望，我竟不曾看见一个穿夜行衣服，带标背剑，来去如飞的人。

自此以南，浮云蔽日，轨道旁时有小湫，也有小孩子，在水里洗澡游戏。更有小女儿，戴着大红花，坐在水边树底作活计，那低头穿线的情景，煞是温柔可爱。

过南宿州至蚌埠，轨道两旁，雨水成湖，湖上时有小舟来往。无际的微波，映着落日，那景物美到不可描画。——自此人民的口音，渐渐的改了，我也渐渐的觉得心怯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
过金陵正是夜间，上下车之顷，只见隔江灯火灿然，我只想像着城内的秦淮莫愁，而我可能看见的，只是长桥下微击船舷的黄波浪。

五日绝早过苏州，两夜失眠，烦困已极，而窗外风景，浸入我倦乏的心中，使我悠然如醉。江水伸入田陇，远远的架水车，一簇一簇的茅亭农舍，树围水绕，自成一村。水漾轻波，树枝低亚，当村儿农妇挑着担儿，荷着锄儿，从那边走过之时，真不知是诗是画！

有时远见大江，江帆点点，在晓日之下，清极秀极。我素喜北方风物，至此也不得不倾倒于江南之雅澹温柔。

晨七时半到了上海，又有小孩子来接，一声“姑姑”，予我以无限的欢喜——到此已经四五天了，休息之后，俗事又忙个不了，今夜夜凉如水，灯下只有我自己。在此静夜极难得，许多姊

妹兄弟，知道我来，多在夜间来找我乘凉闲话。我三次拿起笔来，都因门环响中止，凭栏下视，又是哥哥姊姊来看望我的。我慰悦而又惆怅，因为三次延搁了我所乐意写的通讯。

这只是沿途的经历，感想还多，不愿在忙中写过，以后再说。夜深了，容我说晚安罢！

冰心

八，九，一九二三，上海。

通讯五

小朋友：

早晨五时起来，趁着人静，我清明在躬之时，来写几个字。

这次过蚌埠，有母女二人上车，茶房直引她们到我屋里来。她们带着好几个提篮，内中一个满圈着小鸡。那时车中热极，小鸡都纷纷的伸出头来喘气，那个女儿不住的又将他们按下去；她手脚匆忙，好似弹琴一般。那女儿二十上下年纪，穿着一套麻纱的衣服，一脸的麻子，又满扑着粉，头上手上戴满了簪子，耳珥，戒指，镯子之类，说话时善能作态。我那时也不知是因为天热，心中烦燥，还是什么别的缘故，只觉得那女孩儿太不可爱。我没有同她打招呼，只望着窗外，一回头正见她们谈着话，那女孩儿不住撒娇撒痴的要汤要水；她母亲穿一套青色香云纱的衣服，五十岁上下，面目蔼然；和她谈话的态度，又似爱怜，又似斥责。我旁观忽然心里难过，趁有她们在屋，便走了出去——小朋友！我想起我的母亲，不觉凭在甬道的窗边，临风偷洒了几点酸泪。

请容我倾吐，我信世界上只有你们不笑话我！我自从去年得有远行的消息以后，我背着母亲，天天数着日子，日子一天一天的逼了，我也渐渐的瘦了。大人们常常安慰我说：“不要紧的，这是好事！”我何尝不知道是好事，叫我说起来，恐怕比他们说的还动听。然而我终究是个弱者，弱者中最弱的一个，我时常暗恨我自己！临行之前，到姨母家里去，姨母一面张罗我就坐吃茶，一面笑问：“你走了，舍得母亲么？”我也从容的笑说：“那没有什么，日子又短，那边还有人照应。”——等到姨母出去，小表妹忽然走到我面前，两手按在我的膝上，仰着脸说，“姊姊，是么？你真舍得母亲么？”我那时忽然禁制不住，看着她那智慧

诚挚的脸，眼泪直奔涌了出来。我好似要堕下深崖，求她牵援一般，我紧握着她的小手，低声说“不瞒你说，妹妹，我舍不得母亲，舍不得一切亲爱的人！”

小朋友！大人们真是可钦羨的，他们的眼泪是轻易不落下来的，他们又勇敢，又大方。在我极难过的时候，我的父亲母亲，还能从容不动的劝我，虽不知背地里如何，那时总算体恤，坚忍，我感激至于无地！

我虽是弱者，我还有我自己的傲岸，我还不肯在不相干的大人前，披露我的弱点，行前和一切师长朋友的谈话，总是喜笑着说的，我不愿以我的至情，来受他们的讥笑。然而我却愿以此在上帝和小朋友面前乞得几点神圣的同情的眼泪！

窗外是斜风细雨，写到这里，我已经把持不住，同情的小朋友，再谈罢！

冰心

八，十二，一九二三，上海。

通 讯 六

小朋友：

你们读到这封信时，我已离开了可爱的海棠叶形的祖国，在太平洋舟中了。我今日心灰凄恋的言词，再不说什么话，来撩乱你们简单的意绪。

小朋友，我有一个建议，“儿童世界”栏，是为儿童辟的，原当是儿童写给儿童看的；我们正不妨得寸进寸，得尺进尺的，竭力占领这方土地。有什么可喜乐的事情，不妨说出来，让天下小孩子一同笑笑；有什么可悲哀的事情，也不妨说出来，让天下小孩子陪着哭哭。只管坦然公然的，大人前无须畏缩，——小朋友，这是我们积蓄的秘密，容我们低声匿笑的说罢！大人的思想，竟是极高深奥妙的，不是我们所能以测度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的是非，往往和我们的颠倒。往往我们所以为刺心刻骨的，他们却雍容谈笑的不理：我们所以为是渺小无关的，他们却以为是惊天动地的事功。比如说罢，开炮打仗，死了伤了几万几千的人，血肉模糊的卧在地上，我们不必看见，只要听人说了，就要心悸，夜里要睡不着，或是说吃语的：他们却不但不介意，而且很喜欢操纵这些事。又如我们觉得偌大的中国，不拘谁做总统，只要他老老实实，治抚得大家平平安安的，不妨碍我们的游戏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；而大人们却奔走辛苦的谈论这件事，他举他，他推他，乱个不了，比我们玩耍时举“小人王”还难。总而言之，他们的事，我们不敢管，也不会管；我们的事，他们竟是不屑管。所以我们大可畅胆的谈谈笑笑，不必怕他们笑话。——我的话完了，请小朋友拍手赞成。

我这一方面呢！除了一星期后或者能从日本寄回信来之外，往后两个月中，因为道远信件迟滞的关系，恐怕不能有什么消